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目录

Content

- [楔子](#)
- [尸山血海 \(1\)](#)
- [尸山血海 \(2\)](#)
- [尸山血海 \(3\)](#)
- [尸山血海 \(4\)](#)
- [尸山血海 \(5\)](#)
- [尸山血海 \(6\)](#)
- [尸山血海 \(7\)](#)
- [尸山血海 \(8\)](#)
- [生死逃亡 \(1\)](#)
- [生死逃亡 \(2\)](#)
- [生死逃亡 \(3\)](#)
- [生死逃亡 \(4\)](#)
- [生死逃亡 \(5\)](#)
- [生死逃亡 \(6\)](#)
- [生死逃亡 \(7\)](#)
- [虎口脱险 \(1\)](#)
- [虎口脱险 \(2\)](#)
- [虎口脱险 \(3\)](#)
- [虎口脱险 \(4\)](#)
- [虎口脱险 \(5\)](#)
- [虎口脱险 \(6\)](#)
- [虎口脱险 \(7\)](#)
- [虎口脱险 \(8\)](#)
- [虎口脱险 \(9\)](#)
- [虎口脱险 \(10\)](#)

楔子

四月五日深夜，被鬼子占领的台儿庄突然枪声大作，近百名敢死队员杀进台儿庄市街，将正在酣睡的鬼子杀了个措手不及。一时间，喊杀声、惊叫声响成一片。这声音很快惊动了街市外，在坦克装甲车中沉睡的鬼子。他们赶紧开着坦克前来助战。然而夜色中的街市一片混乱，坦克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双方陷入苦战中。正当双方士兵精疲力竭之时，突然，"轰隆隆……"由远而近传来一阵机器轰鸣声，又有五十余辆坦克装甲车朝台儿庄方向急驶而来，看阵势至少有一个师团的兵力。鬼子以为援军到来，顿时士气大增。中国军人也以为是鬼子的援军来了，大家心中涌起了以死相拼的决心。"杀啊……"中国军人挥舞着手里的刺刀，更加勇猛地杀向敌人，他们都希望在牺牲前多杀几个鬼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急驶而来的这五十余辆坦克装甲车一到阵地，就将鬼子的十余辆坦克团团围住，令鬼子的坦克进退不得，鬼子的指挥官急得嗷嗷大叫起来。紧接着从数十多辆装甲车里冲下无数个反穿鬼子服装的士兵，他们见鬼子就砍，鲜血顿时染红了街市。冲在最前面的是杜飞、顾正华、谢晋、楚邵阳等人，他们率领着被誉为"奇兵"的刘村抗日大队，一直等候在台儿庄外，料想敌我双方均已疲倦，进入了僵持状态，便伺机杀入，好给鬼子致命一击。刘村抗日大队的队员们在杜飞等人的带领下，高举寒光闪闪的铁铸刀剑，如割席破草一般冲向鬼子阵营。第二集团军的敢死队员们见鬼子的阵地混乱一片，顿时信心大增，他们以为这是长官部安排的另一着妙棋……一时间鬼子们惨叫连天，不到一个小时，被鬼子占据的台儿庄阵地就被中国军队夺回四分之三，残留的鬼子被赶压到一个极小的区域内。四月六日拂晓，汤恩伯率部赶到台儿庄外围，李宗仁亲赴战区指挥总进攻，已成强弩之末的鬼子急谋脱身，开始炸掉无法运走的物资向绎县方向逃窜。当初攻陷滕县的濰谷支队数千个鬼子侥幸逃脱，这无疑在这次战斗的最大遗憾。四月七日，李宗仁下令中国军队全力反扫

荡，中国军队奋力合击，日军四散溃逃，其死亡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是役，中国军队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抗战以来国军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严重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尸山血海 (1)

寂静，沉闷，整个世界好像静止了一般。

鲜红的太阳，充满血丝的眼睛，杜飞抹了一下血迹斑斑的脸。是的，没错，世界变成了红色，殷红的城墙、殷红的街道、殷红的大地。这就是南京？成堆的尸山，遍地的狼烟！

杜飞记不得自己躺了多久，当他被汹涌的人潮挤倒在地后，同学们一个个都不见了，无论是激进的抗日分子，还是和他一样抱着科技救国梦想的青年。杜飞抽动了一下鼻子，想哭，眼泪却始终没有流出来。

他不是"冷血"吗？曾几何时，那些激进的同学对他全然不理解，他们鄙视他，冷落他。"杜飞，你个孬种，还出身名门望族呢？还妄称武术世家？你是个懦夫，不配做中国人！"在大部分激进人士的眼里，杜飞是那么的令人瞧不起。也许是天生，也许是后天环境使然，杜飞自小就性格孤僻，不懂得关心人，只知道死读书。他不知道什么是请愿，什么是演讲，什么是唤醒民众。偏偏他出生在了这个不幸的时代，稍有一丝热血的青年都会对自己的祖国深感忧虑。"杜飞哥哥，你科技学得真好，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邻家小妹甜美的声音经常在他的耳畔响起，小妹的声音真好听，我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让美丽的邻家小妹失望。"杜飞若出生在和平年代，保不准真会成为科学家.....可惜啊....."国文老师惋惜地说。他反问老师："为什么？现在学科技就不行吗？科技什么时候不需要呢？如今国民政府所用的高科技产品，不都是向外国进口的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懂吗？现在不是谈科技的时候！""不，科技是强国之本，我鄙视整天空喊口号的人！""唉....."国文老师那沉重的叹息，经常萦绕在他的耳际。

平心而论，他所谓的科技报国，潜意识里还不如一个姑娘的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他杜飞心里根本就没有那些宏图大志。如今那些人都消失了，无论是他鄙视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

从遥远的北平到喧嚣的南京，同学们一路喊着抗日的口号，固执的杜飞感到很孤独。残破的祖国竟然不能让他有所触动。他不是不懂报国，也不是不知道鬼子的残暴，他只是天真地认为，小鬼子尝到甜头后，自然就会回到日本。打仗是当兵的事和他们这些学生无关。科技发达了，国家强盛了，这些人就不敢来了。如今他茫然了！

放眼望去，地上全是尸体，满眼都是鲜红的血迹，自己就是从尸体堆中爬出来的。老人、小孩、妇女、壮汉，地上躺着各种各样的人，有穿着绸缎的富人，也有光着脚丫的叫花子，他们或俯或仰，姿势各异地躺在南京的大街上。——他们全是中国人！

突然，杜飞从尸堆里看见了两张熟悉的面孔，他们的手里还紧紧握着青天白日旗。杜飞爬过去，叫道："喂，醒醒，醒醒，你们还活着吗？""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其中一个慢慢睁开了眼睛，他命若游丝，动弹不得，语气却异常坚定。另一个显然已无生息。

尸山血海 (2)

"你别说话，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用了，冷血，看见了吗？国人都死光了，国土都没有了.....科技还有用吗？""我知道了！"杜飞的眼泪夺眶而出，"你一定要坚持！""你不是武术世家吗.....记住，国难当头，拿起枪.....才能报国！""我记住了，你也要好好活着，一定要好好活着！"杜飞哽咽道。

"记住.....就好！"一丝笑容浮上青年学生的面庞，"那首歌.....你会唱了吗？""会，我唱给你听：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将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飘扬！"

由于北平沦陷，杜飞和同学们一块逃到了上海。他们原以为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是安全的，可他们失望了。随着八百将士从四行仓库撤退，上海就彻底落到了日本鬼子手里，杜飞他们只得再度逃亡。他们来到了中华民国首府南京，不幸的是，作为国都的南京在鬼子面前也是如此不堪一击。《八百壮士之歌》在全体学生中唱得沸沸腾腾，但杜飞不会，他不知道今天怎么会唱得这么全，这么投入。在逃亡的过程中，杜飞亲眼目睹了中国同胞所经受的苦难，亲眼目睹中国军人一个个壮烈牺牲。这些依旧没能动摇杜飞科技兴国的信念。事实上他也会怀疑过，自己的信念在这种特殊历史时刻是不是对的？然而，他又是那么的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坚持了多年的信念。有时候他也在想，难道自己真的是懦夫？不，不是，他杜飞绝不是懦夫！"你.....你还认为打仗只是当兵的事吗？"青年学生顽强地坚持着，他多么希望杜飞能认清眼下的时局，转变思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热血青年。"不，当然不，鬼子.....太可恨了！""你终于明白了，"青年学生欣慰地笑了，"看看你的周围.....遍地的尸体.....我们

的同胞，死不瞑目啊！"杜飞的眼里闪过一丝惭愧："你们是对的，是我错了！""再.....再给我唱唱那首歌！"青年学生轻轻闭上了眼睛。

"嗯！"杜飞清清歌喉，声调几近哭泣，"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唱得好吗.....你怎么了.....你在听吗？"杜飞突然意识到四周静得可怕，他推了推同学，拍打着他的身体，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明明是喧嚣的都市，现在却像极了荒凉的坟冢，只是这些堆积如山的尸体是没有墓碑的。没了，周围一个活人也没有，杜飞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地上没有路，遍地是尸体，杜飞踏着同胞的尸体，向前走："对不起，你们痛吗？不会的，现在痛的只有杜飞....."不知走了多久，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鬼子又在杀人？杜飞愤怒地想。枪声是从他熟悉的地方传来的，那是工兵学校。"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他跑了起来。

尸山血海 (3)

除了枪声，除了尸体，哪里还有人，哪里见得到鬼子的踪影啊？枪声似乎近在耳边，又像无比遥远，满街的尸首让他寸步难行。

"轰，叭叭……"发什么呆，快卧倒！"杜飞还没反应过来，一梭子弹已从他的耳际擦过。

一个满面尘灰，二十多岁的青年军人将他按倒在地："你是什么人……学生吗？""对，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你们这招兵吗？"杜飞问。

"招兵？你个书呆子，啥时来不行，偏偏这时候想当兵！""为什么，你们这时候不正需要人吗？""大学生，你摸过枪吗？"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爬了过来，递给杜飞一把德式步枪，"枪都是好的，就看你会不会了！""我能不会用吗？"杜飞毫不客气地接过枪来，枪口却对准了中年汉子。

"旅座，小心……"青年军人猛扑过去，将中年汉子推开，受伤的手臂溢出了一臂的鲜血。"混蛋，有你这样持枪的吗！"青年军人扇了杜飞一记耳光，他一用劲，臂上的血流得更凶了。"别吓着他了……大学生，来……我来教你使枪！"中年汉子拍了拍青年军人，"把伤口包扎好，等鬼子进攻的时候可就没空了！""没事，就擦伤了点皮。"青年军人摆摆手说。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杜飞望着中年汉子问，"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中央军87师，够牛吧……不过，就我们两个人了！"中年汉子异常平静地盯着杜飞，"如果加上你，就有三个人了！认识一下吧，我是260旅旅长，姓刘。""您是旅长，国军还有多少人，能守得住吗？""这正是我想问你的，你一路过来，都看到了什么？""没有活人……全是尸体，全城都是尸体……"杜飞望着旅长说，"为什么你们还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没有撤退命令这里就是我们的坟墓！"旅长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旅

座，别和他说了，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青年军人一把将杜飞推开，"别那么多话，娘们儿似的，枪持稳了！"说着躬身将周围的枪支弹药拢在一起。青年塞给杜飞一束手榴弹："等会儿子弹用完了，你就将手榴弹的引线一拉，轰，我们三个死在一起，你就是我们的人了，怕不怕？""严肃点！"旅长拉过杜飞说，"我们不做亡国奴，临死再拉几个小鬼子垫背，你是大学生，该懂这个道理吧！""我懂！"杜飞紧紧抱住怀中的手榴弹。

"轰隆隆……"又是一阵炮火倾泻，死气沉沉的南京城再一次被笼罩在翻滚的烟幕之中。"别抬头！"旅长叮嘱道。

"嗯！"杜飞握紧手榴弹，趴在一堆尸体后面。

一阵机器声响，划破烟雾，朝千疮百孔几近炸平的临时战壕突突奔来。

"妈的，鬼子又出动坦克了！"旅长吐掉嘴里的烟头，"还有炸药吗？""旅座，只有三束手榴弹了！""都给我，三人留三颗子弹就够了！""您要干吗？"青年军人紧张地问。

尸山血海 (4)

"服从命令！"旅长一把夺过青年军人手中的手榴弹，来到杜飞身旁，"大学生，中国军人！将你的手榴弹也给我！"杜飞流出了激动的热泪："您真的当我是军人吗？"杜飞颤抖着将手榴弹交了出去。"嗯！"旅长郑重地点点头，"你们都撤后二十米。""旅座！""服从命令！"年青军人含着泪水拉着杜飞躬身向后撤去，旅长则向一线战壕爬去。

"隆隆....."日军的装甲车大摇大摆地开入了一线战壕。旅长神色冷峻，一动不动地趴在几具尸体间。"哒哒....."坦克里的日军似乎发现了杜飞他们，子弹如冰雹般袭来，青年军官赶紧将杜飞压在身下。装甲车离旅长越来越近。旅长拔掉手榴弹的引线，用力将两个手榴弹束扔到鬼子的装甲车旁："小鬼子，去死吧！""轰隆！"一线战壕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坦克、旅长以及坦克周围的鬼子全不见了。战壕里多了一堆满是黄土的铁疙瘩。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良久，杜飞和青年军人才从杂乱的枪炮声中惊醒过来。"旅座....."青年声音沙哑地低呼道。

"过来，你们都过来....."突然从前面的土堆中传来熟悉的声音。

"旅座，是您吗？"青年军人喜极而泣，两人赶紧朝前面爬。

"我.....还有口气！"旅长满身是血地躺在地下，声音很是微弱，"小鬼子的坦克还没坏，鬼子.....也只是炸晕了！""旅座.....您等着！"青年军人拉起杜飞就要站起来。

"咱.....守不住了，不守了.....你们.....走吧，为咱们旅留根香火！""不，我们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青年军人固执地说。

"傻瓜，我骗你们的，命令.....早接到了.....上坦克，这是唯一的出路....."旅长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旅座....."青年军人悲痛欲绝，他抱着奄奄一息的旅长，不愿离去，黑压压的鬼子渐渐逼了过来。"上坦克。"杜飞强行拉起青年军人，朝坦克跑去。

杜飞在坦克顶上摸来摸去，怎么也找不到坦克的入口。

"让我来！"青年军人低吼一声，手一摸，再一拉，坦克的顶盖被掀开了。"你真棒！"杜飞由衷地赞叹道。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黄埔军校出来的，能不懂这个？"青年军人无限凄楚地说，"只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哒哒....."子弹袭来，两人手忙脚乱地钻进了坦克。

"去死吧，小鬼子！"杜飞和青年军人不管坦克里的鬼子是死是活，挨个用刀捅了一遍，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扔到坦克外。"哒哒....."子弹落在坦克结实的外壳上，砰砰直响。

"会开车吗？"青年军人焦急地问着杜飞。

"会开，开坦克和驾车一样？""会开车就行，我来教你！"没等杜飞反应过来，青年军人就将他拉到驾驶位上。杜飞在青年军人的指点下，发动了坦克。

"对，就是这样，你真是天才！"青年军人一边夸杜飞，一边将坦克炮调到最佳方位。"轰轰....."每一声巨响都得到了最佳回报，坦克四周密集的日军被炮弹炸得鬼哭狼嚎。"巴嘎！"远处的日军还以为坦克搞错了对象，朝着这辆"失控"的坦克大呼小叫。"鬼子扔炸弹了，当心！"杜飞见鬼子将砖块似的炸药包扔过来，连忙提醒道。"不怕，鬼子造的龟壳还有点硬度！"青年军人一边说一边转动坦克上的机枪扫射起来。四周又倒下了一大片鬼子，离得近的鬼子赶紧趴下，离得远的赶忙转头往回跑。"巴嘎！"一个鬼子指挥官将手一举，几个炮手随即蹲下，几门迫击炮齐齐对准了坦克。然而此时坦克周围全是鬼子，鬼子的迫击炮只能作势吓人，并不敢真的开炮。对着横冲直撞的坦克，鬼子只能干瞪眼。"哈哈，兄弟，杀了这么多小鬼子，咱够本了！"青年军人兴奋地笑起来。"够本了吗，那也得继续杀，多杀一个是一个！"想起遍地的尸体，杜飞始终高兴不起来。杀再多的鬼子，都无法释怀他对鬼子的仇恨！"兄弟，跑什么啊，别离开鬼子.....快，往鬼子群里冲！"见坦克驶离了战场，青年军人惊得叫了起来。"旅座要

给260旅留下种子，你必须活着，你走了我再杀回来！""你疯了吗？和鬼子隔远了炮弹就轰过来了。再说了，都这时候了还活个鸟啊！"话音刚落，响声震天，密集的炮弹果然响了起来。"完了.....完了....."青年军人叹息一声。

尸山血海 (5)

"轰！"一发炮弹袭中坦克，发出了巨大声响，青年军人在强烈的震动中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青年军人终于醒了过来。身体依旧强烈地晃动着，他睁眼一看，自己还在坦克里，杜飞正一发发装填弹药，调整炮口向外轰击。"兄弟，我们还在？""你不是说过吗，鬼子的龟壳硬！"杜飞苦笑了一下，"赶快起来，我快抵不住了！""炮弹的冲击力那么大，怎么对你不起作用？""我从小练武，这点承受能力还是有的！""看不出来啊！"青年军人的语气中多了几分敬佩，"介绍一下，我叫谢晋，黄埔六期的！""我，杜飞，260旅新兵！"杜飞友善地伸出了手。

"当心！"青年军人突然大叫一声。

坦克的顶盖被鬼子掀开，一包炸药从上面落了下来。

杜飞眼疾手快，飞身一脚，将炸药踢了出去。

"轰！"地一声，坦克上的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掀起一股巨大的气浪。

"你真行啊！"谢晋被惊得目瞪口呆。

"别发愣了，快来帮忙。"谢晋赶紧打开射击孔，机枪又扫了起来。

"没弹药了！"才打几梭子弹，谢晋就惊叫起来。

"炮弹也没了！"杜飞皱着眉头说，"冲吧，能冲多远就冲多远！"谢晋坐到了驾驶位，"轰隆隆....."坦克又发动起来。

挹江门，逃离南京的必经之路。放眼望去地上躺着无数尸体，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前涌，后面的人踏着前面倒下的身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在人群中只要一倒下便没了活命的机会！

杜飞他们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过来，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快跑啊，鬼子来了....."坦克上那鲜明的日本太阳旗激起了众人的恐慌，拥挤的人群乱成了一锅粥。"不要慌，不要慌，我们不是鬼

子....."杜飞掀开坦克顶盖，试图稳定惊慌的人们。"快下来，你还要不要命？"谢晋急忙将杜飞拉了进来。

果然，无数石块砖头砸向了坦克，人们把他们当成了鬼子，逃命的同时不忘倾泻心中的仇恨。"快停下，会碾死人的！"看着拥挤的人群，杜飞说道。

"停就停吧！可是鬼子离这也不远了。"谢晋叹息一声。

"轰"坦克撞在一块巨石上。

"你这是干吗？"杜飞问。

"我想把这龟壳撞毁....."谢晋心里分外难受。

"哒哒....."渐渐逼近的鬼子，开枪向人群扫射，人群中传来阵阵惨叫。

"鬼子来了，快跑啊，有机枪！"望着一片片倒下的人群，杜飞的眼睛似要喷出火来："怎么办？""狗日的小鬼子，反正没弹药了，冲吧，朝鬼子的阵地冲，早晚是个死，这样还可以为同胞们挡一阵！"谢晋说着，调转车头朝鬼子冲去。鬼子被吓懵了。

"巴嘎！"一个鬼子朝他们挥手，示意他们停下来，原来这队鬼子并不是追袭他们的那队鬼子。"小鬼子死了死了的，哈哈....."两人发出会心的笑声，坦克碾过架设机枪的土坡时，谢晋喊道："把鬼子的机枪抢来！"话未落音，杜飞已经掀开了坦克盖，飞速带进了一挺歪把子机枪。

尸山血海 (6)

"哒哒....."枪口射出复仇的火焰，数名鬼子莫名其妙地成了枪下之鬼。

"巴嘎，死了死了地....." 追袭他们的鬼子也赶来了。

"轰隆隆"炮声猛烈地响起来，落在坦克坚硬的钢体上，飞溅出巨大的火花，坦克依旧毫无损伤。落在慌乱的人群中，顿时掀起来腥风血雨，断肢横飞。杜飞的眼睛湿润了。

"他奶奶的，反正是个死！"谢晋一咬牙，"兄弟，咱和鬼子拼了！""早准备好了！"杜飞坚毅地点了点头。

"轰隆隆....."坦克加足马力向前冲，速度快到了极点，鬼子被这阵势吓坏了，赶紧掉转方向往回跑。"哒哒....."杜飞杀红了眼，"我要杀个够本！"他干脆掀开坦克盖，端起机关枪横扫起来。"你疯了吗？"谢晋赶紧将杜飞拉下，坦克一时无人驾驶，"轰！"地一下撞在了一棵盘根老树上，树枝缠住了履带。"加到最高马力，这龟壳不能留给鬼子....."谢晋加足马力，"啪.....啪啪"履带断成了数节，坦克再也无法动弹。

"走！"谢晋拉起杜飞，从坦克中钻出来，两人没命地朝前跑，很快就融入到了人潮里。"哒哒....."黑压压的枪口对准惊慌失措的中国人一阵扫射，无数的百姓倒在了血泊中。鬼子将人群包围起来。"投降，统统地投降....."鬼子发出了通牒，机枪仍旧哒哒响个不停，"不投降死了死了的....."庞大的人群哪能那么容易安静下来，鬼子的机枪叫得更凶了。

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人潮才逐渐平静下来。此刻的挹江门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军人这边的有！"一个个身穿军装却没有了武器的军人，从人群中不屈地走出来。杜飞也跟着身穿军装的谢晋走了出来，清一色的国军战俘。"幕府山的，开路！"密集的人群犹如一条长蛇逶迤着向日军指定的地点幕府山走去。

"能逃走吗？"杜飞轻声问谢晋。

"别乱来，前面一片空阔，哪能逃得过鬼子的子弹！""啊！""啊！"后面突然传来数声惨叫。

"兄弟，兄弟，我的兄弟啊！"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大汉捶着头叫道，"天杀的鬼子，他不就是走慢了一点吗！""排长，与其这样窝囊地死在鬼子手里，还不如跟他们拼了！"一群当兵的围在了大胡子旁边。"死了死了的！"一旁的鬼子端着刺刀逼了上来，一名年轻的小伙子不顾一切地握住了刺刀，他刚想与鬼子拼命，另一个鬼子从背后将他刺死。"呀....."另一名小伙子扑了上去。

"叭叭....."枪声响过，他也倒在了血泊中。

"不听话的统统死了死了的！"鬼子不住地用枪托砸着人，大胡子双目含泪，将旁边的弟兄们推进队列里。秃树、枯草，幕府山上一片荒凉。

"这是国民政府教导总队的野营地，所有的房子都是用毛竹和稻草盖的，鬼子带我们到这里来，就很难逃了。唉，有得苦头吃了！"谢晋埋怨杜飞，"你蹚这浑水干什么？你又不是当兵的.....""瞎说什么，我不是260旅的吗？"杜飞不服地望着谢晋，"我进260旅是旅长亲批的，再说了，你看现在军人和百姓又有什么区别！"两人被人群挤入了一间草房，只见草房内已经有了一些人，人群将草房挤了个水泄不通。"怎么还关了这么多老百姓？"谢晋吃惊地问。

尸山血海 (7)

"在鬼子眼里，百姓和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中国人！"杜飞说着长叹一声。"国之不幸！"谢晋猛地抓住杜飞的手，"兄弟，能逃出去千万不要犹豫！""当然，你也一样！"杜飞坚定地点了点头。

"救命啊！"隔壁突然传来女人凄厉的叫声，同时传来的还有鬼子的狂笑。大家都明白这些鬼子在糟蹋妇女。"小鬼子，你们不得好死！"大家攥紧拳头吼叫起来。

哭叫声犹如针芒刺痛了人们的心。

"啪！"不知过了多久，草房外的壕沟里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

"天杀的小鬼子，她们都被折磨死了！"人们哭喊着。隔着装有铁丝网的竹篱，大家看到鬼子将一具具女同胞的尸体丢弃在壕沟里。这边刚丢了几具女人的尸体，那边又响起了女人的惨叫。

"妈的，这些狗日的简直不是人，弟兄们，跟鬼子拼了。"几名军人近乎疯狂地跑向铁丝网。"哒哒....."一阵机枪声响起，草房里又多了几具尸体。

"杀啊，跟小鬼子没完！"精神失控的杜飞也想往外冲，被谢晋死死按住了。外面突然火光四起，烈焰腾空，鬼子的机枪也突突响了起来。人们冲破草房的竹篱四处逃窜，均无法逃出鬼子密集的火力网。铁丝网内倒下了无数尸体，侥幸逃出一段距离的也跨不过那陡峭的壕沟。草房四周躺下了无数百姓的尸体。硝烟，尸体，炙热的空气。未死的人艰难地爬起来，他们又渴又饿，整整一天他们没有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人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你还行吗？"杜飞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问谢晋。

"我的身体好像还不如你。"谢晋苦笑着回答。

"别放弃，一定要坚持，会有机会的！"杜飞坚定地看着谢晋。

"嗯，我会坚持的....."谢晋嘴上答应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闭上了。

"起来，统统地起来！"天际稍亮，鬼子便吼叫起来。

"醒醒，快醒醒！"杜飞将一直昏睡着的谢晋叫醒。

谢晋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行了，你要瞅准机会.....逃走！""不行，你不能这样！"杜飞一把拉起谢晋。

"统统地，站好！"凶神恶煞的鬼子们拿着白布条，将所有犯人的手绑在背后，连在一起。"统统地，老实站着！"这一站就是十来个小时。

杜飞瞅了瞅天际，他想起了大学生活，想起了那些有着满腔热血却死在鬼子枪下的同学们。杜飞问身边的谢晋："你说，小鬼子忙活了一天到底想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谢晋苦笑一声，"鬼子怕是要大开杀戒了！""不是说要到江心岛去吗？为什么又把我们绑起来？""很明显，小鬼子抓了这么多人，是准备下毒手！"谢晋瞄了瞄前面的大胡子，"我猜他们都是明白人，我们跟着他们！"杜飞缓缓地点了点头。

天渐渐阴沉下来。

"走，都给我走！"鬼子持着枪开始驱赶犯人，长蛇般的队伍从草房里走出来。四个一组，众人皆被牢牢地捆绑着。大约走了四五里，转过山口，来到江边，江边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沿路都有持枪警戒的鬼子。"鬼子要动手了，快跑啊！"有几个人没命地奔跑起来，但手臂被绑，根本无法挣脱，他们都倒在了鬼子的枪口下。少数跳入江中的，只挣扎了几下就被密集的枪弹扫中，尸体随即浮了起来，江面上泛起一片殷红。大胡子旁边有几名军人的脸憋得通红。

尸山血海 (8)

"别冲动！"大胡子牢牢控制住他们，杜飞和谢晋有意跟在大胡子的后面。"巴嘎，都笑，都笑，不笑的死了死了的！"前方突然骚动起来，只见一棵大树上挂着三具尸体。"统统地笑……"鬼子抡起枪托不住地砸向人群。

看清了，看清了！映入杜飞眼帘的是三具裸体女尸：一具是老太太，一具是中年妇女，一具是未成年的小姑娘，她们披头散发，耷拉着脑袋，四肢早已僵硬了。树枝戳进她们的背部，支撑着她们的身体。愤怒、沉寂！

杜飞的眼睛里似要冒出火来。大胡子等人扭过头去，牙齿咬得"咯吱"直响。"不笑的，统统地死……"一梭子弹扫过来，又一批人倒下去。

已近黄昏，稀疏的柳树和枯萎的芦苇有气无力地耷拉在江边。这里就是鬼子要到达的目的地草鞋峡，也叫江心岛。"坐下，统统给我坐下！"持枪的鬼子用枪托狠命砸向来不及弯腰的人。

四周的高地上架起了一挺挺机关枪，江中游荡的几艘小汽艇也露出了黑洞洞的枪口。寒风凛冽，天渐渐黑了下来。江边黑压压地坐满了俘虏，四周的树枝被鬼子挂满了稻草，鬼子正不停地往稻草上泼着汽油。突然"轰"地一声，一个鬼子将手里的火把扔在洒满汽油的稻草上，顿时火光冲天，将夜空照得犹如白昼。"不得了了，小鬼子要下毒手了！"不知谁叫了起来。

"不能被鬼子这样绑着死，要死也要做个自由鬼！"人们开始挣扎，大家不约而同地相互用牙齿咬开绑在手上的布条。杜飞和谢晋刚刚挣脱开来，就听到了紧凑的枪声。

"掐死他，掐死他，将他的枪夺了！""和鬼子同归于尽！"人们冲向身边的鬼子，"哒哒……"鬼子的机枪疯狂地扫射起来，一群群人倒了下去。"你还能撑住吗？"杜飞紧紧抱住面色苍白的谢晋，"千万别泄

气！""别让我拖累你！"谢晋有气无力地说："跟着大胡子，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哒哒....."枪声更加肆无忌惮。

能够站着的人已经不多了，江边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和一些受了重伤的人。（据载，南京老虎山边草鞋峡，又叫上元子、大窝子，日军在这里射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至少五万六千人。）"放开我，我.....不行了！"倒在地上的谢晋用尽全力想推开杜飞，杜飞依旧死死地抱着他。一个、两个、三个，不知有多少人倒在了自己的身上，杜飞死死支撑着。机枪声终于停了下来，四周一片寂静，再无动的迹象。鬼子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踏在尸体上面。杜飞感到上面有人蠕动，但随即一声闷哼，显然是被鬼子补刺了一刀。四周还不住传来木棍击打的声音，那是残暴的鬼子在击打一息尚存的人们。突然，一种灼热的气浪直逼过来，滚烫滚烫的液体流到了杜飞身上。杜飞咬牙强撑着，他知道这是鬼子在焚烧尸体，那滚烫的液体则是同胞身体里的油。鲜血、汽油、热浪、焰火、和滚烫的人油，终于把杜飞身边的谢晋惊醒了，杜飞感受到了谢晋活着的气息，唯一能动的手牢牢地按住了他。"不要动，鬼子还在！"杜飞尽力压低声音，虽然上面压了无数尸体，却还是引起了鬼子的注意。他们疯狂地用刺刀刺杀着每一具尸体，确认再无声响后才渐渐离开。鬼子们拥到路边，借着洒了汽油的树枝烤起了火。

杜飞小心翼翼地将尸体一个一个往自己和谢晋的身下压，谢晋终于露出了头。"小心，别让小鬼子发现！"杜飞心里一惊，他转过头去，发现提醒自己的正是大胡子，他的身边趴了一群人，有数十个。"你们.....都还活着？"杜飞欣喜若狂地说。

汉子点了点头，向他做了个手势。

"现在就跑吗？"杜飞问。

满脸胡须的汉子拼命摇头。正在此时，江边传来"扑通、扑通"的声响，那是幸存的人跳进江里想逃跑。"哒哒....."鬼子的机枪射出一串火焰，转眼又毫无声响。

杜飞对大胡子点了点头，竖起了大拇指。

折腾了一阵子，鬼子的集合哨响了起来，杜飞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终于安静下来。

大胡子率先从尸堆里爬出来："沿江边跑！要活命的跟我来！"杜飞扶着谢晋站了起来，他感到身上的谢晋无比沉重，怎么也跑不起来。"大家帮他一下！"大胡子的话颇有分量，顿时上来几个壮汉帮着杜飞架起谢晋狂奔起来。杜飞望着大胡子，眼里充满了感激。

生死逃亡 (1)

草鞋峡已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四周依旧一片荒凉，尸骸遍野，虽然暂时脱离了险境，大家的心情却异常沉重。"我们到了哪里？"大胡子的问话打破了沉闷。

"不知道，我到南京才半个月，哪里也没去过！""我也是，部队刚从沪上拉来，没到过什么地方。""小白脸，你是哪个部队的，对这儿熟吗？""我是260旅新兵，杜飞！"他原本对大胡子颇有好感，此刻听他称呼自己为小白脸，脸色便有些难看了，"我有名字，我叫杜飞！""瞧你哭丧着脸，这年头小白脸也拉到部队来了！""你....."杜飞被激怒了，他紧握拳头。

"想干什么？"大胡子一旁的同伴瞪着杜飞嚷道。

"老子一排之长，刚才还救了你小子的命，说不得吗！"大胡子使个眼色，众人围了上来，杜飞却也不怕，他把谢晋拉到自己身后，不屑地瞪着他们。"别乱来！"谢晋虽然病怏怏的，但脑子还算清醒，他死死地拉住杜飞。

"新兵蛋子，懂不懂规矩？"大胡子示意众人退后，手腕压得咯咯响。

"混蛋！算我们看走了眼。"谢晋挣扎着叫道。

"你就不要多此一举了！"大胡子轻蔑地望了谢晋一眼。

谢晋摇了摇头："想要横找鬼子去，在自己同胞面前逞什么能？你很厉害是吗？刚才在鬼子窝里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去你妈的！"大胡子握拳冲到谢晋前面，却又停了下来，"你说得对，在鬼子那老子做了一回孬种！但再也不会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大胡子发狂般叫了起来。数十人跟在大胡子身边，谁也不再理会杜飞两人。大家边走边沉思，谁都明白，他们的处境依旧十分险恶。不知转了多久，前面依旧江水茫茫。没有船只，渺小的人类是无法跨越长江天堑的，数十人只能望江兴叹。"怎么办？现在都秋末了，天一亮，这长江边上水天一

色，我们很快就会被鬼子发现的！"大胡子一脸愁容。"去南京城！"谢晋不置可否地说道。

大胡子一听气得大骂起来："你他妈的什么意思？你个阎王爷不收的小鬼，想让老子一排人陪你去死吗！""那你想怎么办，在长江边上做游魂野鬼吗？"谢晋毫不示弱，"你们这些人一看就是杂牌军，一点军人的素质都没有。""杂牌军？老子就是从山上下来的胡子，那又怎么样？中央军怎么了？不照样被鬼子打得稀巴烂？可惜了那些清一色的德式家伙！"大胡子一手撕开衣服，胸前尽是打仗留下的疤痕。"枪械不行，老子们和鬼子拼刺刀。看看在场的这些弟兄，哪个不是血里火里拼出来的？哪个身上没有几处伤痕？哪个像龟儿子中央军一样，一枪不放地做他妈的软蛋？""行了，都是自己人！"大胡子身上的伤疤感染了杜飞，他拍了拍谢晋的肩膀，"谢大哥，忍忍吧！"转身又对大胡子说，"谢晋兄弟和我都是260旅，他可是有名的黄埔六期生！""难怪到了这地步还一身臭脾气，敢情比老子官大！这里全是老子的兄弟，长官！"大胡子裂开嘴幸灾乐祸地说，"可惜如今你孤身一人，官再大老子也不买账。""我没你官大！是的，黄埔出来的起码是尉官，可我例外！"谢晋望着远方叹了口气，"当初为了到19路军为了抗日，我放弃了一切！五年了，到了87师后，我还是一名老兵！"谢晋的话触动了众人，大胡子的脸色明显好了起来："妈的，难怪你小子这么有个性，敢情这回是我马某看走了眼，就凭你这几句话就值得我老马交往！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马金荣，一个小排长，杂牌部队的，番号说了您也记不住，"他指着身边的一个汉子说，"这是我的副排长黄彪。"过了一会，马金荣又说道："或许你说的没错，目前我们只能回市区了，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除了回南京，我们别无选择。南京建筑物多，还有一些外国侨民设立的难民署，去那里我们应该还有一线生机！"见马金荣对自己还算尊重，谢晋的语气也缓和起来。"那好，就这样，向市区方向走，都给我注意隐蔽！"马金荣毅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生死逃亡 (2)

晨曦下的南京城一片沉静。肆虐了一天的魔鬼又将复苏，人们在战栗中迎来了新的一天。死亡，除了死亡，没有其他。马金荣依旧走在最前面，走在最后的是搀扶着谢晋的杜飞。整个南京城到处是断壁残垣和尸体，还有燃烧后尚未熄灭的零星火焰。一行人不敢走大门，从一个缺口处钻进了城中。他们漫无目的地穿行在破瓦烂屋中，整个城市似乎没有了生命。"你们谁对城区道路熟啊？站出来！"马金荣喊了半天，无人应答。

"那就听老子的，都长点眼睛，找个复杂的建筑物藏身，这样就不容易被鬼子发现！"众人默认了他的想法，队伍在街头巷尾穿行着。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整齐而密集的脚步声。"不好，碰到鬼子了！赶快隐蔽！"马金荣急忙说道。

众人疾速行动起来。

旁边除了几栋大门紧闭的建筑物，竟无其他去处。

"撞开那扇门，要快！"谢晋指着一扇门说道。

马金荣跟了一句："都聋了吗，快去做啊！"大家朝最近的那扇门奔去，但坚实的铁门牢牢地将大家挡住了。"妈的，老子要逃命，偏这房子好好的，挨了多少枪炮这房子还完好无损。怪了，小鬼子什么时候仁慈起来了！""此处可能是国际区，你看这房子是西洋风格的！"谢晋解释道。

正在大家惶恐不安之时，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了。

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向众人打招呼："快，快进来！"大家刚一进去，大门还未来得及关上，日本兵就赶来了，他们冲进大门，其中一个鬼子大声说道："巴嘎，中国军人的有！""军人？这里是教堂，也是国际红十字会，这里只有病人和儿童……"西洋人回答。"巴嘎，你的大大的坏……"鬼子走上前打了西洋人一记耳光。

"我抗议.....我是法国公民，你殴打法国公民，我要向日本领事馆投诉！""死了死了的！"一个日本大兵举起枪托，却被鬼子军官阻止了。

"我们只要中国军人，你的，配合！"鬼子军官一招手，鬼子们一窝蜂地朝室内冲去。

"出来，统统地出来！"鬼子一来，整个教堂乱了起来。教堂内所有人都被鬼子连推带搡地集中到院子里。那些躺在床上实在动不了的伤员，被鬼子狠命用枪砸，看是不是真的动不了。"统统地站好！"日本鬼子的野蛮行为激起了教堂内西洋人的愤怒："抗议，这里是国际区，你们无权在这里抓人！""这里是中国！"日本军官突然一记勾拳，直直地打在这个西洋人的脸上。西洋人的眼镜掉在了地上，镜片摔得粉碎，半边脸顿时肿得老高，"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其他西洋人见后，再也不敢吭声，一个个只顾掩面而泣。"女人地站一边，男人地站一边....."鬼子张牙舞爪，很快将人群分离。

"进去.....统统进去！"妇女们被赶进了一间房子里。

生死逃亡 (3)

房门一关，里面就传出了女人凄厉的惨叫声："啊，小鬼子，老娘跟你拼了……""啊……"又是一声惨呼。

外面的男人愤怒了。

"杀啊……"不知道谁叫了一声，随即一群男人朝房间冲去。

"哒哒……"门口的鬼子扣动了扳机，冲在最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毫不畏惧继续朝里冲。这时，院子的大门再次被踢开，又一队凶神恶煞的鬼子出现在大门口。其中一个一声令下，里面发泄兽行的鬼子赶紧放开手中的女人，手忙脚乱地跑到院子里。一名汉子如受伤的猛兽，持棍朝一个鬼子扑了过去。"咚！"长棍打在鬼子身上，发出一声闷响，那鬼子顿时如奄了的鸡跌倒在地。"巴嘎！"旁边一名鬼子举着明晃晃的刺刀"噗"地一声刺进了汉子的胸膛，鲜血顿时将汉子的衣衫染红。鬼子正待补上一枪，一个头缠绷布、身穿灰色军装的青年伤员站了出来，他一把抓住鬼子的刺刀用力将刺刀掰成了两截。"来吧，小鬼子，朝这来！"灰装青年手持半截刺刀毫无畏惧地对鬼子说。刀上鲜血淋漓，显然他的手被刺刀划伤了。"巴嘎！"鬼子挥舞着只剩半截刺刀的长枪刺了过去，青年如车轮般向后飞身一让，鬼子被他让过，灰装青年迅速地反转身来，将手持的半截刺刀刺入鬼子的背部，鬼子闷哼一声，直挺挺地扑倒在地。"哟西……"军官模样的鬼子显然注意到了灰装青年，他挥手示意他左旁的鬼子上前。"咣当！"这个鬼子拔出寒光闪闪的军刀，朝灰装青年扑了过来。

"啪！"只一个照面，灰装青年身旁的一根木柱被砍成两截，教堂受其震动，房顶掉下无数灰尘。青年见其势猛，不敢正面迎战，躲闪中双目警惕地盯着凶猛的鬼子，寻找机会反击，正当鬼子露出一个破绽，青年伺机反扑时，只听"叭"地一声，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子弹穿过灰衣青年的左臂飞了出去，不一会儿，灰衣青年左边的整个衣袖就

被血染成了红色。"巴嘎！"鬼子军官出人意料地扇了开枪的鬼子一记耳光。

原来和青年交手的鬼子叫小野，他在日本被天皇封为"一等帝国武士"。日本武士极为看重所谓的武士荣誉，鬼子军官是气愤开枪的鬼子毁了小野的"荣誉"。灰衣青年中枪后，并没有退缩，他咬牙坚持着。然而，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身体渐渐不听使唤。只听"咚"地一声，灰衣青年被鬼子重重踢了一脚，倒在地上。"巴嘎....."小野举起弯刀，刚要砍下去，人群中突然冲出数人。其中一个不要命地拉住了小野的臂膀，其他人趁机将受伤的灰衣青年拖进了教堂。几个医生模样的西洋人也跟进了教堂。他们正是马金荣和黄彪等人。

"奶奶的小鬼子，一对一干鸟，和他们拼了啊！"马金荣抱住了小野的腰，黄彪则拼命抢夺他手中的弯刀，瞬间几个人和小野缠斗在一起。这一异动使得在场的鬼子嗷嗷大叫，众鬼子纷纷举枪，出乎意料的是鬼子军官再次傲慢地阻止了他的部下放枪，任由数人缠斗鬼子小野一人。数人不要命地缠上小野，鬼子军官似乎一点也不急。只听小野一声大叫，胳膊向外一用力，马金荣和黄彪等人统统被小野甩在数米之外。马金荣脸色苍白地说："硬气功！""错！我的，空手道！"小野见自己的功夫震慑住了众人，更加傲慢起来，"中国人的，不行....."杜飞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到小野面前。

生死逃亡 (4)

"新兵蛋子，你来干吗！"马金荣见是杜飞，急忙上前拉住他的胳膊，"老子都没辙，你个新兵逞什么能？""我杜飞不会逞能，可我见不得鬼子嚣张！"但见他手一推，将马金荣推进了人群。"呼呼....."鬼子挥舞着弯刀冲向杜飞，杜飞不住后退，他如此只退不攻，似乎与前面灰装青年作风颇像，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眼看杜飞被逼到墙角，只听他猛喊一声："找死！"令人兴奋的场面出现了，大家并没看见杜飞出招，一眨眼的功夫，鬼子的弯刀竟然神奇地被杜飞握在手里。随后大家又听到小野一声惨叫，他的一只拳头变得血迹模糊。原来鬼子小野见军刀被夺，情急之下挥动拳头，试图将杜飞毙于拳下。岂料杜飞丝毫不惧，与之拳头对拳头，一击之下，小野的指骨断成了数截，钻心的疼痛让小野忍不住惨叫起来。"巴嘎。"小野发疯一般，强忍疼痛再一次扑了上来。

只见杜飞稳如泰山，只待小野扑到近前，猛使一招双风贯耳。小野遭此重击，顿时辨不清东西南北，晕乎乎地如喝醉酒般站立不稳。"好！"马金荣带头喝起彩来，众人同时鼓起了掌。

"巴嘎！"鬼子军官气急败坏，缄默了片刻，大手又一挥，又一个鬼子窜到了杜飞面前。这个鬼子叫武田，功夫和小野不相上下，自侵华以来两人不知残害了多少中国军民。此人性情狂傲，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猪.....死了死了的！"武田挥舞着军刀一通乱砍，却刀刀落空。杜飞神情冷峻，一个后空翻落在了武田的背后。"巴嘎！"待武田反转过来，杜飞一记迎面掌猛击其胸际的膻中穴位，这是人身体的一个重要穴位。武田遭此重击顿时委顿在地，相比小野，谁也没有料到武田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杜飞之前一直没有见识过日本功夫，刚才和小野打斗时，他一味退让只是想看清日本武功的路数，后来发现日本功夫不过如此，心里有了底，对武田就不再手下留情，这也该武田倒霉。"哟西，中国高手！"一直观望的日本军官猛然

脱下外套，"山本正雄领教阁下高招！"此人看似瘦削，脱下外套后，身上只剩一件背心，他一运气黝黑的肌肉如吹气般鼓了起来，全身关节咯咯直响。"你的，放马过来！"山本正雄傲慢地指着杜飞说道。

杜飞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未有的压力，这鬼子眼神好厉害！

鬼子山本一上场，众鬼子兵便呀呀狂叫，个个如同吃了兴奋剂。

此刻的杜飞已经对什么都不畏惧了。他眼神如炬，瞅准一个机会腾空而起，一记鸳鸯飞腿"蹭蹭"踢在山本身上，两个身体的撞击竟然发出了金属般的闷响。山本"嘎嘎"一笑，反手拧腿就势给了杜飞一个下马威，然而杜飞的动作快得惊人，那山本刚碰到杜飞就被他滑开顺势窜到了背后。"砰"杜飞一个千斤坠重重落在山本的背部，但那山本竟纹丝未动。杜飞被惊得目瞪口呆。他这一腿有碎石裂碑的功力，打在山本身上竟如同打在铜墙铁壁上。"巴嘎。"山本趁杜飞发愣之际，一记重拳砸了过来，杜飞有意试其功力竟不躲避，任其一拳砸向胸部。"咚！"杜飞一阵晕眩，当初坐在坦克车里被炮弹轰炸也没这么难受，这让他更加惊骇。原来杜飞练的浑元气功是软硬兼练的上乘内功，可承受千钧重击。自练成以来未逢敌手，这山本一击之下能使杜飞气血翻涌，可见那力道大得惊人。孰不知，此刻山本也怔住了。他练的极真空手道在日本素以霸道著称，他曾凭其刚猛无比的铁拳横扫全日本。加入侵华日军后常常以活人为练功道具。受其一击不当场毙命的几乎没有。因此他颇受军部垂青，并博得了日本"军神"的称号。此次随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到南京，不知有多少无辜中国人惨遭其毒手。"趴下，全部趴下！"突如其来的一声高呼打破了沉寂，难民纷纷伏地。

生死逃亡 (5)

紧接着传来一连串的枪声，听不懂汉语，尚未反应过来的鬼子倒下一大片。"巴嘎！"山本一挥手，鬼子们立即举起手里的枪，朝射击方向反击。

听到枪声，灰衣青年从教堂跑了出来，他的左臂缠着厚厚的绷带。"排长，接着！"一个精瘦的小伙子敏捷地将一把手枪扔给灰衣青年。灰衣青年赶紧伏地朝鬼子射击。精瘦小伙"嗖"地一声窜到了另一边，其身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各式枪械。"猴子，也给我一个家伙！"一个小伙叫了一声，话音刚落，一支"捷克"步枪已经准确无误地落在他的手中。"叭、叭、叭！"小伙举枪便打，打一枪便有一个鬼子倒地，瞬间他就撂倒了数名鬼子。"好个"一枪准"，杀鬼子真不含糊！"被叫做猴子的青年夸赞的同时，不停地朝着人群中熟悉的身影扔枪，转眼他身上的枪械都扔完了。"奶奶的，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给支枪老子？"张开大手翘盼了半天的马金荣愤愤不平地骂道。突然一颗子弹飞了过来。"快卧倒！"灰衣青年将他牢牢摁在地上。"猴子，给他一支枪！"灰衣青年朝猴子叫了一声。

猴子摊摊手说："排长，没了！""服从命令，快！""是！"猴子极不情愿地从腰际抽出一支短枪扔了过去。

一时间枪声大作，红十字会教堂成了射击场。

"主啊，饶恕这些无知的人吧！"众西洋人缩在角落里，向耶稣做着无奈的忏悔。"小鬼子，我和你们拼了！"房间里的女同胞们突然冲了出来，虽然个个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却不屈地挥舞着手臂，扑向跪地射击的鬼子。"叭叭！"随着声声脆响，女人们一个个倒了下去，鬼子狠命踹着女人的身子，艰难地把刺刀从她们的身上抽出来。"报仇……"最后一个女同胞倒下的时候，发出的充满仇恨的声音穿透了在场每个中国人的心。"杀……啊！"不管是伤残的军人，还是怯弱的百姓，此时都憋足了一口气，所有的人都红了眼，对子弹已经无所畏惧。

了。教堂内外乱成了一锅粥，人们不要命地扑向鬼子，大家心里充满了仇恨，凶残的鬼子面对愤怒的人群开始发慌了。"巴嘎，死了死了的！"随着"叭叭"的枪响声，勇敢无畏的中国人一个个倒下。"小鬼子，有种的来吧！"刚才给众人扔枪的猴子将衣服一掀，腰部赫然露出一排排手榴弹，这要是爆炸，十米之内的人都将炸得血肉横飞。"不许开枪！"山本惊呼一声，用他那双毒辣的眼睛紧盯着猴子，开始一步步往后退。"当心！"杜飞警觉地挡在猴子面前，"这个鬼子太厉害了，兄弟你别大意！""不就是个死吗，老子不怕！"猴子对杜飞笑了笑。

"兄弟，你我一起断后，叫乡亲们先撤吧！"杜飞对猴子说。

"好，我先向鬼子喊话！"猴子清了清嗓子，玩世不恭地朝鬼子喊了起来："小鬼子听着，我们的人要撤退，你们不许追。谁要是动一下，我就拉开这些手榴弹。"说完他目光狡黠地朝杜飞一笑，随即朝鬼子逼过去，"想活的，快快退后！"众鬼子被吓得惊慌失措，连连向后退。

生死逃亡 (6)

"巴嘎！"山本抓住一个后退的鬼子"啪啪"打了几个耳光，威胁众鬼子不许后退。又挥舞着指挥刀朝猴子逼过来，走了几步却不敢再向前，双方僵持着。此刻后门已经打开，众难民一个个匆匆离去，只有与猴子一块来的十多人和马金荣的数十个兄弟没有动，谁也不愿弃二人而去。"谢兄弟，马排长，你们先走，这里由我俩断后！"杜飞见日本人越围越多，内心焦急异常。猴子也转身对灰衣青年说："排长，你也赶紧带兄弟们走吧，这个小兄弟武功高强，我们不会有事的，你们赶紧走吧！"众人一言不发，看了看两人，又看了看全副武装的日军，谁也没有迈步。"还不走哇，走一个算一个，老子死了有这些鬼子陪葬，你们死了就是白死，别逼我做赔本买卖！"猴子突然骂了起来。他这一骂还真有效，众人含着眼泪纷纷撤退。"猴子，你要是没死，来老地方找我，走！"灰装青年叫了一声，扭头就走，他旁边的十余人跟了出去，谢晋和马金荣等人也跟着他们撤了出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双方僵持着，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

"巴嘎！"山本终于忍不住了，他抽出军刀，逼着众鬼子畏畏缩缩地朝猴子和杜飞围了过来。"都给老子滚开！"猴子作势要拉引线，众鬼子吓得连退数步。

又僵持了一阵子，猴子估摸着同伴们跑远了，他轻蔑地大笑起来："小鬼子们，我将炸弹卸下，你们谁不怕死，过来拿！"说完，猴子迅捷地解下胸前的手榴弹束抛在地下，然后拉起杜飞没命跑起来。众鬼子如惊弓之鸟，都趴到了地上，等了数分钟不见动静，山本向一个小鬼子一挥手，小鬼子小心翼翼走到手榴弹束跟前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纸包的棍棒。"巴嘎....."一众鬼子气得暴跳如雷。

原国民政府司法院，本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段，如今成了一片废墟。猴子和杜飞一路狂奔，不知不觉跑到了此处。"大哥脚程好快，练过轻功？"杜飞感觉猴子是个不简单的人。

"练什么练，山里娃子，天生的！"猴子调皮地笑着，丝毫没有刚刚脱离险境的紧张感，"我身子轻快，大伙都叫我猴子，你呢，武功高强的小弟？""我.....我还是学生，我叫杜飞！"杜飞习惯性地紧绷着脸。

"兄弟，半天了，你的脸就没见舒展过。是不是和咱聊不到一块啊？"见杜飞未吭声，猴子又笑了笑："开玩笑的，杜飞这名字好啊，我是猴子，只能跳，你可以飞！"猴子说完滑稽地做了个鬼脸。"大哥，你真逗！"杜飞终于笑了笑。

"哒哒....."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枪声。

"有鬼子！"猴子迅速地将杜飞拉进废墟丛中。一片整齐的脚步声传来，近百名鬼子排着队走了过来。"这么多鬼子，又要杀人了！"猴子一声叹息。

"嗯，不知又有多少同胞要遭殃了！""你看那边....."猴子双拳攥得紧紧的，杜飞随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左边空地上聚集了无数鬼子，地上黑压压地躺着一大堆尸体，看衣服全是普通百姓。鬼子们正狞笑着用刺刀朝地上僵硬的尸体上刺，似乎怕有人命大没死透。"这些没人性的家伙！"猴子的眼睛红了。

生死逃亡 (7)

"他们不会白死的！"杜飞突然站了起来。

"趴下！"猴子显然被杜飞的举动吓了一跳，"大学生，这个时候可充不得英雄！""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杜飞咬牙道。

"那你就得死！"猴子叹息一声，"我们都死了，谁来给我们的同胞报仇？""杀一个够本....."杜飞激动了。

"他们杀了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中国人，杀一个就够了吗？"猴子收起嬉皮笑脸的神情，严肃地说，"老弟，我知道你武功高，可现在出去就是送死。要杀鬼子，先保住自己的性命！"近百鬼子走到司法院左边突然停滞不前了，这些头戴钢盔，身穿怪异迷彩服的鬼子和其他鬼子的装束颇不相同。"他们莫非是鬼子的特种部队？"猴子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首长说过，穿这些衣服的鬼子不同寻常。兄弟，等下可不要逞能了....."说话间响起一阵杂乱的喇叭声，数辆鬼子军车停在了左边空地上。一帮反绑着手，身穿国军军服的人被持枪的鬼子赶下了车。"这些都是国民政府的军警！"猴子声音颤抖地说。

"鬼子要杀他们吗？"杜飞明知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声。

"残暴的小鬼子！老子真怕看不下去了....."猴子突然目露凶光，杜飞此刻反倒显得比较镇静了。军警们被鬼子用枪逼着站成了数排。

"呀....."一声大叫过后，场地上倒下了一排军警。原来鬼子是要用这些俘虏练刺杀，刺刀刺进军警的身体又拔出来，鲜血飞溅到鬼子的脸上身上，使得这些鬼子越发狰狞恐怖。"死鬼子拿中国人练刺杀....."猴子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血债血还的！""巴嘎.....方法不对！"一名鬼子军官从卡车上跳了下来，"哟西，统统松绑！"鬼子军官走到四名中国军警身后，将他们的绳索解开，然后傲慢地对战俘说："####军听着，皇军给你们活命机会，四名####人挑战一名皇军，打赢的放掉！""我一人对你们一人，明白吗？"四个军警中走出一人，眼

光如利剑般瞅着鬼子军官。"哟西！"鬼子军官并不吭声，如看猎物一般看着中国军警。他示意站在最前面的一名鬼子端着刺刀逼了上去。不等鬼子近身，这名军警一个扫堂腿扫了过去，那鬼子大步一让却没让开。"去死吧！"军警反身抓住鬼子，欲将他摔倒在地，不料鬼子的衣服滑腻异常，已然滑到了一边。"哇。"鬼子嚎叫一声，举起刺刀猛扑过去，刺刀刺进了军警的胸膛，军警双目圆睁，嘴角溢血，倒地身亡。"杀啊。"另外三个被松绑的军警一拥而上，结果都倒在了鬼子的刺刀下。"看见了吗，鬼子的枪很短，不像三八大盖，倒像是日本弯刀！"猴子说。"你看那带头的鬼子不就是刚才追我们的山本吗？"杜飞一眼认出了场中的鬼子山本，"这些鬼子都是练过武的，加上身上特制的服装和武器装备，还真难对付。刚才被杀的兄弟身手也算不错，太可惜了！""要你上去能对付吗？""一对一没问题，要是上来几个我就没把握了！""老弟你看那边。"猴子突然兴奋地叫了一声。

杜飞顺着他的眼神望过去，在离他们不远的空地上停着几辆摩托。

"老弟你会骑摩托吗？"猴子问。

杜飞摇摇头："我会开汽车，这玩意从来没骑过。""那我们只好骑一辆了，走，我们慢慢爬过去，小心点，千万别让鬼子发现了。""哟西，哟西！"鬼子山本在中国众军警面前转悠起来，"####军听着，机会大大地有，大日本皇军一人对四人，不服的出来，马上松绑的有！"一连数遍无人搭理，山本狂笑起来，"####军不堪一击，统统地不堪一击，哈哈！"

"小鬼子你狂什么，爷爷来教训你！"一名三十多岁的军警走出队伍傲然站到山本的面前。"你？不不不，一个不行，再来三个！"山本根本瞧不起中国军警，"中国人，还有敢来的吗？""小鬼子，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也习惯一人对一人！"也不见军警如何用力，只听"噗"地一声，绑在他身上的指头粗的绳子竟然断成了数截，军警指着山本说，"我就和你打！""哟西，哟西！"山本见对方如此气势，立马来

兴趣，他一步步朝军警逼了过去。"咚！"两人刚一照面，便都使上了全力。

山本今日碰到了杜飞这样的高手，本不敢再小瞧中国人，但他自恃功夫了得，虽见军警内力断绳的功夫不错，却还是有点轻敌。因为内功断绳对他来说也非难事。此刻一交手，山本方知此人功夫绝非杜飞之下，他有点后悔了，但当着众部下的面他又不肯轻易罢手。因此双方一出手就你死我活地拼起来。山本卖了个空门，略往下蹲举刀朝军警刺了过去，军警稍一移步，山本的刺刀落空。军警随即一声震吼，膝盖部准确有力地顶中了山本的下颚，与此同时，双肘抬起猛朝山本的头部砸去。山本连退数步吐出一大滩鲜血，然后瘫倒在地上。众鬼子围了上来，军警毫无畏惧地冲入敌群，鬼子们虽然身上有特殊衣服护体，却根本阻挡不了军警的攻势，几乎招招毙命，瞬间倒?数名鬼子。数百名被缚的中国军警乱成一团。

"巴嘎，不许动！"众鬼子纷纷举枪，射向四处逃窜的军警。

"快，上车！"猴子骑着摩托带着杜飞冲到武艺高强的军警旁边。

"不行，我不能....."那军警话未说完，就被杜飞拽到了车上。"对不住了，只能救你一人！"猴子一边说话一边驾车朝不到一米宽的废墟间隙冲去。枪声、喊声在他们身后响成一片。

虎口脱险 (1)

三个人一辆摩托车，速度慢了许多。

"怎么办，照这个速度小鬼子很快就会追上我们。"猴子一边骑车一边大声说。"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躲吧。"杜飞说。

"前面路口有几间房子，我们找一间进去躲躲。那里有两条岔路，正好可以迷惑一下鬼子。""只能这样了。"摩托车在路口停下，三个人四处一看，除了一个大门紧闭的院子里的房子还算完整，其他几间均只剩下齐人高的土墙。根本无法藏身。"咚咚……"任杜飞和猴子如何猛敲，大门依然紧闭。

"来不及了，用摩托撞开！"军警跨上摩托加足马力朝大门冲去，大门终于被撞开。猴子和杜飞走进院子，警惕地环顾四周。

"好像没人。"猴子说。

"有人的话，早该出来了吧！""有人也不会是小鬼子！我把车藏到对面的破屋里去。"军警说着又将车开了出去。"我们藏哪里好？"杜飞和猴子四处张望。

军警藏好车，快速回到院子，将门关上。此刻已经能够听见鬼子的摩托车声响。"鬼子就快到了。"杜飞说。

"他们的速度可真快，他们的摩托车轮胎不是都被我们割破了吗？"猴子疑惑地说。"司法院里有一支鬼子的警卫队，里面至少有二十辆摩托。"军警说道。

正当三人焦急万分之时，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快随我来！"说话的是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只见他慌慌张张跑上前，后面还怯怯地跟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打扰大叔了，我们……"杜飞正想为他们破门而入道歉。中年男子挥了挥手："国难当头，别说这些话了，赶快跟我上楼去。"说着一溜小跑将他们带入了一个楼阁。中年男人取下几块木板墙，里面有个夹层，他示意三人躲了进去。

三人刚躲好，外面就传来了鬼子狼叫般的声音："里面的中国人，统统出来！""你们躲好，千万不要跑出来，我有办法应付他们的！"中年男子交了几句就匆匆下了楼。杜飞他们三人虽然很担忧，却也没有别的办法。

院子里，数十个鬼子正手持刺刀四处乱捅，领头的鬼子直奔房屋而来。

"太君辛苦了，我是良民，大大的良民！"中年男子一见到鬼子就笑脸迎上。"你的不老实，你的门有车撞了的痕迹！"领头鬼子一说，中年男子吓了一跳，他随即又镇静下来："大门是昨天几个太君不小心撞坏的。"中年男子如此一答，鬼子不再言语。其中一个鬼子好像认识中年人，嘻嘻一笑，问："我的照片洗出来没有？""不敢耽误太君，照片早给您洗好了！"中年男子说着跑到内室抱出了一大叠相片。"哟西，哟西！"领头鬼子一边看一边竖起大拇指。突然，他看见墙边蹲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于是他走过去说道："小孩的，皇军有糖吃！"小男孩惊恐跑地到了中年男子身后。

"不怕，家里来人没有？"鬼子半蹲下身，掏出一颗糖果在男孩面前晃了晃，"小孩子的，说谎的不好！"鬼子继续靠近，小男孩吓得大哭起来。

虎口脱险 (2)

"别怕，别怕！"中年男子紧紧护着吓得瑟瑟发抖的小男孩，紧张地对鬼子说："皇军大人，照片我给你们。我们是良民，良民啊！"中年人哭丧着说。"你的走开！"鬼子大吼一声将中年男子掀开，一把将小男孩抓了过来。

"告诉叔叔，家里来人没有？"鬼子掏出了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小男孩咽了口唾沫依旧不作声。巴嘎！"领头鬼子见问了半天，小孩一句话都没有，他气得暴跳如雷，连打男孩数记耳光。可怜才四五岁的孩子哪受得了如此掌击，连退数步后摔倒在地，鼻子里顿时涌出许多鼻血来。孩子被打后反而不哭了，他一声不吭地盯着打他的鬼子。

"巴嘎！"鬼子再次冲了上去，中年男子抱着鬼子的大腿，跪在地上："太君饶了孩子吧，孩子还小啊！"他一边哀求一边将头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其他的鬼子却发出了豺狼般的笑声。就在这时，突然从里面房间传来一阵响动，鬼子的注意力也随着转了过去。一个小女孩从里面走了出来。"弟弟，弟弟！"小姑娘全然不顾四周的鬼子，跑到弟弟跟前，抱着弟弟喊道。小男孩听见姐姐的叫声，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姐姐，姐姐....."稚嫩的童音带着喜悦。"花姑娘的，哟西！"小鬼子突然双目放光，朝小姑娘走了过来。

"她还是个孩子啊！"见到鬼子淫亵的目光，中年男子立即意识到小鬼子想干什么了，"太君，饶了她吧，孩子实在太小了啊！""你的滚开！"小鬼子用力一掀，中年男子轰然倒地，但他顾不上身上的疼痛，又爬了起来抱住鬼子的大腿："太君，太君....."他声嘶力竭地叫着。"巴嘎！"几个鬼子围了上来，死死按住中年男子。领头的鬼子疯狂地抱着小姑娘，撕扯着她的衣服，小姑娘惶急之下尖叫一声，然后死死咬住了鬼子的手，鬼子吃痛，一气之下，狠狠打了小姑娘一记耳光，小姑娘随即昏迷过去。藏在阁楼夹层里的三人听不到任何动静。

杜飞轻声问猴子："你说鬼子走了没有？"猴子回答："没那么快吧。"领头的鬼子在小女孩身上发泄完毕，众鬼子将身上的装备取下，集中放在墙角，排着队轮番上前。中年男子目光呆滞，他已经失去感觉了。"哟西，哟西！"领头鬼子边整理衣服，边慢腾腾地走到男孩跟前。

"我想吃.....糖果！"男孩操着脆脆的童音，面露微笑，一只手伸到领头鬼子面前。几个先发泄完兽欲的鬼子听到小孩说要吃糖果，嬉笑着围了过来。"你的听话，糖果给你！"领头鬼子正系着挂满匕首和手榴弹等物的腰带，男孩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突然抱住了鬼子垂下的腰带，想去拔匕首。鬼子以为男孩想去拉手榴弹盖，吓得魂不附体，赶紧说："小孩，你的别拉，拉了统统的完蛋！糖果大大的有，手榴弹的别拉！"男孩本是恨极了鬼子欺负他的姐姐，想拔出匕首和鬼子拼命，偏偏力气小又身负重伤，哪里拔得出匕首。突听鬼子恐惧异常地让他不要拉手榴弹，当下便毫不客气地拉开了手榴弹，手榴弹冒出一股黑烟，围过来看热闹的鬼子惊慌失措地想逃，却来不及了。"轰！"地一声巨响，数名鬼子被炸成了碎片，浓烟中似乎传来了小男孩极为开心的笑声。杜飞三人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了一跳。

虎口脱险 (3)

"糟了，出事了！"杜飞紧张地说。

"赶紧出去看看。"猴子说。

"赔我孩子的命来！"呆在一旁的中年男子不要命地朝离他最近的鬼子扑去。唯一一个穿戴整齐的小鬼子抽出腰间匕首朝着中年男子就是一刀。那鬼子拔出匕首正欲再刺一刀，楼梯上突然传出一声怒吼："小鬼子，去死吧！"随着一声枪响，这个鬼子应声而倒。杜飞、猴子、军警从楼上冲了下来，猴子机智地跑到墙角控制了鬼子们的武器装备。"枪声一响鬼子的援兵就来了，关上门务必解决掉这几个鬼子！"军警一边说一边冲向鬼子。众鬼子均衣冠不整，手里没有武器。他们只要碰到了军警，就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杜飞和猴子的动作也非常迅猛，不一会儿，十几个鬼子便都躺在了地上。鬼子身上的血洒得到处都是！望着倒在地上的中年男子一家三口，杜飞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走到身受重伤中年男子面前，扑通跪倒在地。杜飞悲切地说："是我们害了您一家。""别.....这样，你们把这个.....拿去吧....."中年男人声音微弱，他颤抖地指着地下散落的几卷胶卷和用油布包着的一叠照片，"鬼子丧心病狂，到处杀人放火.....这些是鬼子炫耀战果拍的，也有些是外国人拍了托我洗的。你们.....带出去保存好，将来.....公布于众！"中年男人说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杜飞三人心情沉重地捡起散落的胶卷和照片，杜飞打开油布，映入眼帘的是尸横遍野的南京街头，一个鬼子蹲在地上狞笑着在用馒头沾一个婴儿的脑浆吃。杜飞愤怒地叫道："这畜生，居然吃婴儿的脑髓！"第二张照片，是一个被捆住的老年妇女，下身赫然插着一根手臂粗的树枝。越往后看，越触目惊心！杜飞三人心里如割肉般难受，一个个捂着脑袋啜泣起来。"不能耽搁太久，鬼子听到枪声很快就会来了！"军警猛然清醒过来，一把夺过照片用油布包好，"走，把这些东西保存好，鬼子欠我们的不会就这样算了！"

原国民政府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一群胖胖墩墩的人代替了原来的主人，一名军官模样的鬼子正接着电话。"我说的你可明白？""嗨！"军官回答。

"松井司令官命令，贵部必须不惜一切手段，决不能让他们把胶片带走，你的明白？""嗨！"接电话的是鬼子第6军团师团长谷寿夫，一旁侍立的正是山本正雄等人。

谷寿夫放下电话，无比严肃地说："都明白了吗，截住胶片防止外流，就是捍卫天皇和帝国的荣誉！"见无人吭声，谷寿夫训了起来，"一个时辰前，皇军在上海发现了有关"南京事件"的照片，但没有找到底片。我命令，从现在开始全城搜索，务必找出这些照片的底片。""嗨！"谷寿夫又看着山本说："山本课长！你们特工课必须全部出动，迅速展开调查，南京事件绝对不能泄露。""嗨！"山本正雄重重地跺了下脚。

虎口脱险 (4)

随着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一个长发披肩，身穿国民政府军服的女子缓缓步入室内。山本正雄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他从心里喜欢这个冷艳的女人。遗憾的是这个女人近乎一个木偶，她似乎从没有自己的感情，对身边所有男人都无动于衷。"枝子，有事吗？"谷寿夫问。

"电报！"枝子回答。

"念！"谷寿夫的两眼也死死盯在枝子靓丽面容上。

"已查明惊现上海的"南京事件"照片，来自南京中山路真真照相馆，馆主一小时前暴亡，皇军二十余人同时毙命。""您的电报太不及时了！"山本正雄上前一步在枝子的香肩上拍了拍。

枝子冷冷地看了山本一眼，将他的手从自己肩上移开。

山本讨了个没趣，他转脸对谷寿夫汇报道："师团长阁下，山本知道胶片下落！""讲吧！""我在南京红十字会教堂，遇到几个武艺高强的中国人。其中两人武功极高，皇军没能抓住他们，让他们逃脱了。后来，这两个人窜到司法院救走了一个军警，而这个军警的武功也是极高。龟田警卫队就是在追捕他们时不幸遇难的。""哟西！"谷寿夫背着手来回踱着步。

"你！还有你！"谷寿夫手指山本和枝子，"立刻发出通缉令，全城戒严，凡是###人统统不能放过，务必找到胶片的下落！""嗨！""嗨！"

燕子矶，夜色下有数十人潜伏在草丛中焦急地等待着。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和草鞋峡类似的大屠杀。近百名中国人被鬼子押着正在搬运尸体，尸体被一具具扔进长江，江水被染成一片红色。"他们还没来，怎么办？""不来更好，被鬼子发现可就糟了！"对话的是刚从红十字会教堂逃出的灰衣青年和一枪准。

灰衣青年名叫楚邵阳，是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某特务排排长。他和一枪准、猴子等人受上级指派，到南京执行任务时，恰逢南京沦陷，亲眼目睹了鬼子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只好躲进了红十字会教堂，

这才遇到了杜飞等人。"排长，你的胳膊没什么大碍吧？"一枪准关切地问道。

"子弹飞过去了，没伤到骨头。红十字会的医生给我打了消炎针，又给我包扎好了伤口，过不了几天就会好。"楚邵阳回答。无数同胞的尸体被抛入到江中，使得江水受阻，江水流动缓慢，百名中国民工整整搬运了一天的尸体，到了傍晚岸上还是尸横遍野。"不等他们了，猴子知道这里的情况，会离开的！"楚邵阳断然决定。

"你们不等自己人，我们可不干！"休息了几个小时，谢晋的身体有所恢复。经过几天的同生共死，他已和杜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断然不愿弃他而行！"马排长，你表个态！"楚邵阳知道谢晋和马金荣不是一路，故意问了一句。"他娘的，都说共产党新四军够义气，你他妈的不爽！"马金荣骂骂咧咧地说道，"刚才在教堂，杜兄弟不仅救了我马金荣，也救了你楚邵阳。这里所有的兄弟都是猴子和杜飞两个兄弟救的，要老子丢下他们逃命办不到！""你....."楚邵阳欲言又止，他心里何尝不感谢杜飞和猴子，只是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用数十条人命换取所谓的义气，未免牺牲太大。楚邵阳想了想，说道："声音小点，这里到处是鬼子，你就不怕他们听到！"说着尽力压低声音，"你们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就再等等吧！""巴嘎！"上游的鬼子突然叫了起来，楚邵阳他们看到不远处有两个黑影敏捷地上蹿下跳，与鬼子捉迷藏。"哒哒....."子弹从一个角落里射出，两个人影猝不及防先后倒地。

虎口脱险 (5)

"糟糕！"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两人就是杜飞和猴子，大家的心情异常沉重，谢晋更是满脸泪水，当场就要冲过去。"你想让大家陪你死吗？"楚邵阳死死压住谢晋，双目噙泪低吼道，"我们这么多人，要是被鬼子发现就成了活靶了。"谢晋一拳砸在地上："我真没用！"数名鬼子持枪向倒地的两人走去，楚邵阳他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鬼子一靠近，倒地的两人突然同时跃起，眨眼功夫，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就稀里糊涂地到阎王爷那报到去了。但赤手空拳的两人终究敌不过全副武装的鬼子。后面几个鬼子持枪冲来，两人同时被刺。两人的容貌和个头较为清晰地在大家面前闪了一下，不是杜飞和猴子！

"不是他们两个！"谢晋说。

"可惜了，两名好汉！"楚邵阳颤抖着声音说，"可惜我们救不了他们....."自己都悬了，救他们。这里少说也有四五百个鬼子，我们才几十人，救他们不等于送死吗？"马金荣白了楚邵阳一眼。不知为什么，自从知道楚邵阳是新四军后，他对楚的好感便减少了。楚邵阳狠狠瞪了马金荣一眼，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由远而近响起摩托车和汽车的声音，不知何故，这里突然又来了一批鬼子。"鬼子难道发现了我们？"谢晋心里七上八下。

"不知道，不会是杜兄弟和猴子出了事吧？"其实楚邵阳心里一点都不轻松，不说杜飞，猴子和他是一块参加革命的，两个人共同经历了很多生死磨难。猴子真要遇难了，他楚邵阳是最难过的人。片刻功夫，加上原有鬼子，此地鬼子已达近千人，他们持枪搜索前行，不时用刺刀刺着地上的尸体。一个鬼子军官见检查的差不多了，问道："有新发现吗？"数鬼子肃立行礼："一切正常！"军官一挥手，鬼子离开尸体，在空地上集合起来。

两个运尸民工走到刚才倒地的两人跟前，正欲将他们的尸体搬到江边丢了，其中一个突然开口说道："老乡.....帮帮忙.....给几截芦苇

管！"两个民工被吓了一跳，他们随即转身向鬼子望去，还好，鬼子正在集合，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真是命大，他们竟然还没死？"马金荣惊诧地说。

"不错，芦苇管渡江真是好办法，我们也可以……"楚邵阳和谢晋不住赞叹起来。马金荣冷笑一声："笑话，芦苇管过江？当自己是达摩老祖啊？""那怎么办？不过江在这等死吗？"楚邵阳没好气地说。

冬季的江畔，草稀叶枯，晚上尚可勉强藏身，白天绝对是藏不了人的。

江畔的尸体越来越少了，楚邵阳和谢晋等人继续紧伏在地一动不动。阵阵强光闪过，摩托车和汽车开始一部部疾驰而去。"鬼子大队要走了，作好渡江准备！"楚邵阳低声吩咐。

"不等杜飞他们了？"谢晋神情严肃地说，"鬼子都走了，我们干吗不等他们回来？""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再说我们还有任务！"这次楚邵阳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你们先走，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的请自便！"谢晋铁了心要等杜飞。"那你们呢？"楚邵阳又问马金荣，马金荣尚未开口，就听黄彪嚷了起来："排长，走吧，这里太危险了。""放屁，咱国军是最讲义气的，别让黄埔军校出来的人瞧不起咱土匪出身的！"马金荣拍了拍谢晋的肩膀，"兄弟，共产党事多没时间陪你，我马金荣陪你，等不到杜兄弟咱明天还进南京城……""算了吧！"谢晋将他的手从肩头拉下，"这里不安全，你们还是和楚兄弟一起走吧！""不！"马金荣表情严肃地说，"这里不只你一人欠那大学生的情，我们都欠着他一条命！"鬼子的汽车声渐行渐远，谢晋望着满江的尸体，突然叹息道："中国人死得太多了，我们不应该都死在这里……""扑通、扑通！"数声落水声传来，"哒哒……"本已寂静无比的夜空又传来了鬼子机枪的叫嚣声。

虎口脱险 (6)

"这死鬼子，还没走光啊？"众人恨得咬牙切齿。

"楚兄，看情况你一时又走不了了！"谢晋说。

"那就再等等吧！"楚邵阳叹息道。

"巴嘎，集合，统统地集合。"随着一声尖锐的口哨声，四周陡然钻出了不少鬼子，站成数列似乎在等着什么！"统统到这里来！"鬼子军官又朝搬运尸体的众民工嚎叫。

良久，搬了一天尸体的民工才一个个有气无力地走到鬼子指定的位置。

"不好，那些民工！"楚邵阳惊叫起来。

"怎么了？"马金荣话未落音，就听到枪声大作，小鬼子端着枪疯狂地朝民工扫射。马金荣惊呼道："狗娘养的小鬼子，怎么这么歹毒？""死鬼子，我和你们拼了！"众民工搬了一天的尸体，亲眼所见那么多无辜同胞被害，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会儿眼见鬼子要杀他们灭口，他们便不顾一切地朝鬼子扑去。鬼子虽然数队瞄准放枪，但人数不多，一时半会儿不能把他们消灭完。"去救他们！小鬼子人不多。"楚邵阳率先站起来向鬼子冲去，大家都跟着他冲了过去。楚邵阳等人持枪加入了战斗，数十名鬼子受到内外夹攻，片刻功夫就被消灭干净。"大家快撤，马上会有大队鬼子赶到！"楚邵阳大声叫道。

众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说："往哪里撤？一面是南京城，那里有鬼子的重重关卡；一面是茫茫大江，江里又没船....."刚才不是有人说要用芦苇管渡江吗，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试试？"楚邵阳此言一出，众人皆摇起头来："那怎么可能呢？江水汹涌，江面那么宽....."老七，你在江中飘了一辈子，你说说！"一个民工推了推身边的另一个民工。"我....."被叫做老七的人哭丧着脸说，"儿子死在这里，我不想走了！""唉，那你想让大家被鬼子杀光吗？你爷俩做了一辈子的顺民，可那是咱中国人的政府。如今鬼子来了，你还要做顺民吗？"我.....

儿子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老七蹲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儿子？难道这里就死了你儿子一个吗？"一个大汉"啪"地打了老七一巴掌，"醒醒吧，鬼子都进城了，你还来这里跑他娘的船，害老子跟着你遭殃！""我不是人啊....."那老七简直没完没了了。

"好了，好了！"楚邵阳走了过来，"乡亲们，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办法过江，否则鬼子援军到了我们全都得死。""好，就用芦苇管渡江！"一位民工站了出来，"刚才有两位兄弟被鬼子打得奄奄一息，还请我帮着弄根芦苇让他们渡。，我们身子好好的，还能做孬种？""对，不做孬种！"众人齐声说道。

"不行，江水太急，还没到江心芦苇就被冲走了！"老七猛地站了出来，"我在江上飘了一辈子，这样带根芦苇过江，十个有九个会没命的.....""那怎么办？鬼子可不会给时间我们想办法啊！"众人心急如焚。

虎口脱险 (7)

"芦苇渡不了江，不代表躲不了鬼子！"老七抹了一把眼泪，"我猜那两位兄弟也不是借芦苇过江，而是躲在江里。江上漂了那么多尸体，鬼子很难发现的！""我明白了！"楚邵阳点点头，"鬼子若来了，我们可以利用芦苇管躲在水下，见机行事.....这样就算是白天也可以凑合应付了！"众人都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从远处传来了摩托车的响声。

"不好，鬼子这么快就来了，大家赶快躲到江里。"众人闻言赶紧往水里跳。

不一会儿，果然有大批鬼子回到了江边。

"蹭蹭....."众鬼子手持步枪飞速下车，持枪警戒。一个鬼子指挥官手持电筒四处巡视，很快就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数十名鬼子。"巴嘎！"鬼子指挥官高高举起指挥刀，"搜，可疑的地方一处也不能放过！"众鬼子马上分散搜寻，一个个猫着腰在已经僵硬了的鬼子尸体周围做圆周运动。"混蛋！扩大搜索范围，一队二队给我到江边去搜！"见一无所获，鬼子指挥官气得暴跳如雷。江水湍急，江边尸体无数，鬼子们战战兢兢，对江中的尸体都有所顾忌，一个个站在江边"哒哒"乱放枪。江面一片黑暗，鬼子虽然手电筒众多，但满江的尸体一直飘到了江心，他们根本无法一一察看，只得乱放几枪了事。"巴嘎，收队！"鬼子指挥官见折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只好率队离开。众鬼子巴不得，赶紧上车回撤。数十名鬼子被杀，一个活人也没找到，鬼子们都感到毛骨悚然。谢晋的身体虽有所好转，但因水下的温度很低，加上一具具肿胀的尸体在身旁蹭来蹭去，他感觉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楚邵阳感觉到谢晋的身体在发抖，于是紧紧拉着他，生怕他支撑不住出了意外。听到枪声，楚邵阳用手指在谢晋的手心划着，告诉他："不用担心，这里尸体多，鬼子的子弹打不到我们！"鬼子收队的

哨声响起后，楚邵阳才放开了他。没想到鬼子刚骑着摩托离开，江面上又传来了油轮的声音。

"鬼子还真不放心这里，干脆夺了他们的油轮渡江！"楚邵阳再一次在谢晋手心划着，谢晋心领神会，随他一起向鬼子油轮方向潜去。水中众人皆暗中跟随，随时准备配合他们。或许是沉尸太多，油轮在外面绕了半天也没能进入到这片水域。油轮上的鬼子见岸上的鬼子都离开了，他们似乎也有所顾忌，只在远处岸边绕来绕去，却也不直接返回。如此一来藏身水下的人可就受罪了，水下冰冷刺骨，水上又飘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一个个早就憋不住了。这时，远处油轮上突然响起一阵"砰砰啪啪"的声音，动静很大，似有重物被抛到水中。大约一刻钟后，油轮安静下来，江面终于恢复了宁静。正当大家想浮出水面的时候，那油轮突然朝众人藏身的方向驶了过来，大家只好继续躲在水里。"谢晋兄弟，马排长，你们在吗？""楚排长，我是猴子，你们在不在？"油轮靠近后，上面突然传来杜飞和猴子的呼唤声，水下的楚邵阳和谢晋等人真是喜出望外。"哗....."江面传来接连不断的声响，楚邵阳、谢晋、马金荣、黄彪等人一个个跃出水面，朝油轮游过去，转瞬间水面上冒出了上百个人头。"怎么有这么多兄弟？""他们都是险遭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楚邵阳一边往油轮靠近，一边颤声道，"水下太冷了，拉我一把！""快上来！"杜飞伸出大手，一下一个，转瞬拉上了数十人。

虎口脱险 (8)

"大家一起来，快把弟兄们都拉上船，耽搁久了鬼子可就赶来了！"楚邵阳招呼先上油轮的兄弟一起将水里的弟兄往上拉。"对了，杜飞，谢晋兄弟身体不好，你过去看看！""怎么了？伤口是不是发炎了？要不要紧？"杜飞急忙来到谢晋跟前。

"没什么……休息一下就好了。对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谢晋疑惑不解地问。"是这位兄弟猜到的，他叫顾正华！他说他感觉到水下有动静，我们想可能就是你们。""顾兄真是好本事！"谢晋望着顾正华，心里颇为疑惑。

顾正华没有说话，他似乎不大喜欢与人交往。

"我和猴子在司法院碰见鬼子杀人，顺便把顾兄救了。小鬼子这些天来杀了多少同胞啊！"听杜飞讲了这几天他们遭遇的事情，大家对鬼子的仇恨越来越深。"顾兄是哪个部队的？"谢晋见顾正华身穿校级军服，知道是名军官，便问道。"教导总队的，和原部队失散了！"顾正华冰冷地回答。

"顾大哥武功高强，判断能力惊人，多亏他我们才躲过了数批鬼子的追捕，弄到这艘油轮和大伙碰面。"杜飞一直被同学称为"冷血"，其性情冷漠，很少见他夸奖谁，这会儿杜飞一个劲地夸着顾正华，可想而知顾正华是多么的英雄了得，才使得杜飞两人对他极为尊敬。众人上船后，油轮显得无比拥挤，楚邵阳喘着粗气说："猴子，杜兄弟，这鬼子油轮如何开动？""别慌，有顾大哥呢！顾大哥……可以走了！"杜飞极其尊敬地对顾正华说。"救……命！"油船刚一启动，后舱处隐约传来了微弱的呼救声。

"谁？""快！"楚邵阳说，"可能是被鬼子打伤的那两个兄弟。"谢晋惊喜地说道："如果是他们那就好，是两个真汉子，刚才我们还以为他俩是杜兄和猴子呢！"众人手忙脚乱，顺着声音来到后舱，只见两人皆露出半截身子，双手无力地搭在油轮边上，因为身受重伤气力不济根

本无法上得油轮。"快，把他们拉上来！"众人小心翼翼地将两人救上油轮，两人气息微弱，微启着双目对众人表示感激。当他们见到静坐在一角的顾正华时，其中一人突然睁大双眼，惊讶地道："你.....是你？""是你？"顾正华也吃了一惊，他极不自然地走了过来，"是你啊，你伤的严重吗？""滚开，你这个叛徒！"那人情绪非常激动。

"许政委，谁是叛徒？"另一个人还不知道遇到谁了。

"顾正华，是顾正华，消失了两年，终于出现了。"那个被称为许政委的人颇为激愤地看着顾正华说，"就算如今国共合作，我许华也和你不共戴天.....""顾正华？原来你在这儿....."另一人一听，立即睁大双眼说，"一个团啊，一个团的兄弟全毁在你的手里，老子.....老子和你没完！""哎.....你们先好好养伤吧！"顾正华一转身蹲到船角掩面而泣。

虎口脱险 (9)

"顾大哥？"杜飞不明所以，见一个硬汉竟如此伤心大感诧异。

"两年前三年前我做了件错事害了几千个弟兄....."顾正华叹息一声说，"不说了，如今国难当头，这事暂放一边吧！""顾大哥，你虽然外表冷漠，但我知道你是好人，你的心是热的，你能做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呢！""可我已经做了！"顾正华激动地站起来，"犯下的过错我已经无法弥补，当日的情景我也无法解释清楚。要是能用我的性命换回众弟兄的命，我就是死了也愿意！""顾大哥，"杜飞真诚地说，"记得我曾跟你说过，以前我总得不到人家的理解，我一直认为我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别人也不需要理解我。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我错了，是我接受不了别人的意见，不理解别人。顾大哥，别想那么多了，有时候误解是可以搁置一边的！""搁置一边？"顾正华惨然笑了笑，"大学生，你不懂，你的事和我的事不是一回事，你只是同学矛盾，个人纠纷，可我的事涉及到政治，涉及到党派之争，你懂吗？""不知道！"杜飞霍地站起来，"但我知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如今山河破碎，国共两党就应该暂时放弃党派之争，共同抗日。"顾正华苦笑一声："小日本自然是要打的，可是.....你不会懂的，数千弟兄的性命，岂是说忘就能忘的！我早就想给他们赎罪了！"

四周一边寂静，暗夜似乎带着无限的心事，除小油轮前进时发出的一种有规律的机器声响以及江水激起的波浪声外，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众人都疲惫不堪地坐在油轮的甲板上休息。突然，油轮的速度慢了下来。"顾大哥，有情况吗？不快点离开这鬼地方，鬼子追来了可就不好办了！"自从许华他们上船之后，顾正华就一直心神不宁，所以杜飞一直守在顾正华的身边。顾正华严肃地说："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让众兄弟丢命的。上游有鬼子的油轮！大家把能派上用场的武器全拿出来准备战斗，要快！"顾正华临危不乱，俨然是个训练有素的将军。"楚老哥，前方有鬼子的油轮，将有枪的兄弟集中起来准备

战斗。"杜飞对楚邵阳说。楚邵阳一听赶紧召集自己手下的十来个兄弟做好战斗准备。

马金荣在一旁不高兴地说："你们新四军十来个人有那么多枪，我几十兄弟就一支破捷克！""你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楚邵阳不悦地说，"刚才打鬼子时，你们一个个躲在后面，鬼子手里那么多枪，你们为啥不抢？"马金荣的脸一红，说："我们不是没武器吗？哪能跑到前面送死。"楚邵阳懒得和他计较，他吩咐手下拿出一把歪把子机枪："这个给你们，有会使用的吗，刚才在鬼子那可就缴了四挺！"黄彪一看一把抢过歪把子："会，会，老子就喜欢用这个！""你个龟孙子，老子的脸让你给丢尽了！"马金荣把气撒在了部下身上。

虎口脱险 (10)

"行了，再给马排长一挺歪把子，外加30杆三八大盖……"马金荣一听惊呆了："兄弟，我说新四军兄弟，你们把缴获的枪全给我们？""有何不可，不都是为了抗日吗！""天啊，你们来看这是什么？"大家正说着，突听杜飞大叫了一声。

大家跑过去一看，只见杜飞掀开了船舱里的一块甲板，甲板里居然露出一门小钢炮。大家手忙脚乱地掀开紧挨着的十几块甲板。里面有三门小钢炮，十余挺歪把子机枪，一大堆三八大盖，还有十多箱子弹。"一只油轮有这么多武器，这该是一艘军火船了，难怪鬼子一直不肯靠岸，他们是怕不安全……可他们为什么晚上出来呢？"楚邵阳自言自语地分析道。"他娘的，鬼子藏了这么多好东西在这里。乖乖，这些武器足以装备一个连呢！"马金荣大叫起来，手中的歪把子也掉到了地上，他颤抖着双手抚摸着黑亮而崭新的小钢炮，"老子有了这些装备……""兄弟，这装备可不是你的！"楚邵阳赶忙纠正，"如今国难当头，大家又身陷沦陷区，不知还要经过多少惊涛骇浪呢，必须把所有的人全部武装起来！""你我手下的兄弟没问题，但这些泥腿子……"马金荣憨笑着指了指那群民工，"他们恐怕连枪都不会使，再说他们愿意跟我们走吗？"楚邵阳冷笑一声："别看不起老百姓，哪个战士不是从老百姓过来的！至于他们是否愿意跟我们，问问不就知道了。"话刚说完，江面上突然划过几道亮光。"鬼子在放联络暗语！"顾正华蹲下身去，似乎在思考对策。"不必理他了，不是有小钢炮吗？老子先把他轰沉了！"马金荣声音大得吓人，有这么强大的武器装备，他的胆子也跟着大了几倍。"不知天高地厚！"楚邵阳内心一阵恼火，这要是他的部下……

"国军也是有纪律的！"谢晋横了马金荣一眼，"马兄知道什么叫纪律吗？""我……"马金荣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

"鬼子好像发现了我们，不拼不行了！"楚邵阳叹息一声，低吼道，"哪个兄弟会打小钢炮？"叫了半天却无人答应。原来这种小钢炮即使在国军中也是罕见之物，新四军战士更是难得一见了。至于马金荣这些由土匪改编的国军杂牌部队，平时缺枪少弹的，对他们来说，小钢炮更是稀罕物。见无人回应，楚邵阳郁闷地道："这小钢炮放起来倒也不难，可想打准却不容易。当年在苏区大部队，我曾经见过，但只谈得上会放.....""我来做你助手。"谢晋强撑着站起来说。"谢兄出身黄埔，应该懂这玩意，做助手的该是我楚邵阳！"楚邵阳喜出望外，可一见到谢晋那张苍白的脸，又担忧地说，"谢兄的身体能行吗？"谢晋强装出一丝轻松的笑脸："我能坚持，放心吧！"他们几人还在商量之际，几个民工已经搬出了小钢炮。

"哒哒....."对面突然响起了机枪声。

"小鬼子来得挺快啊！"谢晋边说边站到了小钢炮旁边，楚邵阳也赶紧站到了谢晋的旁边。"揍他个小鬼子！"两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谢晋根据鬼子机枪火力位置调整着方向，一旁的马金荣急了："妈的，小鬼子歪把子吼了半天了，咱这小钢炮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开炮啊！"谢晋没有理他，依旧将炮口调来调去。

"妈的，还黄埔.....啊！"马金荣正要发作，突然"咻"地一声，一颗子弹飞来，杜飞猛地将他一推，马金荣一屁股坐在了地下。马金荣吓得骂道，"王八羔子，老子差点挨子弹了，你他妈的炮弹.....""住口！"旁侧的杜飞低吼一声，"不想死就赶快趴下！"亏得杜飞这一提醒，马金荣刚一趴下，又一颗子弹就飞身而过。马金荣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站起来了。"放！"谢晋一声吼叫。

"轰！"地一声巨响，炮弹疾速发射出去，一下子就将对面的歪把子打哑了。"好，果然是好东西！"众人欢呼起来。

"哒哒....."但只过得片刻，对方的枪声又响了起来，鬼子的油轮不敢靠得太近，只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歪把子机枪不停喷射着。"奶奶的小鬼子，咱们的歪把子呢？会使的上啊！"楚邵阳说，"众家兄弟分

散把住各个方向，鬼子怎么打，我们也怎么打，奉陪到底！""好！"几个手持歪把子的兄弟赶紧自寻合适的位置，趴在甲板上向鬼子的油轮扫射。谢晋紧盯着前方的鬼子，再次调整炮口："放！"第二发炮弹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后，击中鬼子的油轮。只听鬼子发出声声惨叫，鬼子的油轮已经无法再往前走了。大伙心里乐开了花。